



人与自然题材小说选

船过浪滩



本社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船过浪滩

本社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5年·北京

人与自然题材小说选

船 过 青 浪 滩

本 社 编

*

女 伙 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25字数174,000插页2

1985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3,000册

书号10228·149 定价1.60元

編 者 的 話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长的物质世界。无穷无尽的大自然，有多少奥妙在等待人类去探索。人类，在与大自然做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航天飞机的时代，但与自然做斗争、征服自然，仍然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目标。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与自然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于是，这也就成为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中国古代神话有《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古希腊神话也描写了自己装上翅膀飞入空中的代达罗和伊卡洛斯父子。虽然他们的奋斗没有成功，但他们的勇敢行为，却表明远古人类对战胜自然的渴望和幻想。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与自然做斗争的手段也日益增多，与之相适应的文学作品也在日益繁荣。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博得了世界上的一致称誉；杰克·伦敦也曾激荡过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他的《热爱生命》是列宁生前最喜爱的一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雄浑壮丽的大自然，也看到了在挫折和困难面前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男子汉。

随着近年来文学创作的活跃，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

60714(06

文坛上涌现出了不少反映这一主题的作品，且不乏佳作。这些作品大部分出自青年作者之手。作品着眼于高山大海、荒野戈壁，主人公们踏长河激浪而来，带一身雄健阳刚之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壮怀激烈的人与自然相搏斗的画面。

请看看这些人物形象吧：有饱经沧桑的老海碰子；有才踏上人生征途的山的儿子；有坚强勇敢的“滩姐”；也有脚踏实地的大学生。他们有理想、有魄力、有胆量，他们在生活面前是强者。他们与山、与水、与大地融为一体。正是在这种神奇的大自然中，他们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勇气，他们是当代中国的安泰。从灵魂到肉体，他们都与这大自然息息相通，须臾不可分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方显出英雄本色，在与危险、困难相撞击下，他们性格中顽强进取的精神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是什么？与浩渺的大自然相比，个人是渺小的，是无足轻重的。但在每个人背后，却有着整个人类社会，在支持、鼓励他去与大自然相抗衡，相斗争。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失败中奋起，屏弃悲观与痛苦，再一次走向大自然。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胜利中保持清醒，不断地发展自己。

对于那些真正的勇士，大自然时时显示出它宽厚、慈祥的一面；而对于那些背叛了大自然的人，大自然也必然给予他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惩罚。大自然，是不容许人类嘲弄自己的。谁脱离了大自然，谁必然享受不到自然所给

予的欢乐和幸福。

粗犷而又美丽，威严而并不可怕的大自然啊！一旦迈进文学领域，是那樣的充滿魅力，那樣神秘，令人神往。描写大自然的优秀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了那么强烈的海洋气息、浓郁的森林生活；山川、大地，都在呼唤，呼唤着人们去开拓，呼唤着文学家去描绘。大自然本不是孤立存在，它与时代紧密相连。沸腾的新生活，必将造就、也正在造就着一批又一批的勇士们。愿我们的文学家，为这些新生活的创造者，大自然的挑战者们大唱颂歌。

本书选编了七位青年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七篇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邓刚、张承志是人们所熟悉的，其他几位是近来活跃在文坛上的新秀。因时间关系和其他因素，在选编这个集子时，来不及一一征求作者的意见。在此，谨向作者们表示感谢和歉意，并祝愿他们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我们选编这样的集子，还缺乏经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文艺界的专家和广大读者赐教指正。

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迷人的海	邓 刚 (1)
北方, 我的北方	王观胜 (44)
船过青浪滩	刘舰平 (69)
龙兵过	邓 刚 (94)
北方的河	张承志 (134)
雪原	晨 原 慧 紫 (252)
猎人的女儿	李乔亚 (271)

迷人的海

平 刚

蓝色的海，黄色的岸。

他象一个酱褐色的海参，慢慢地爬着，从冷如冰窖的海水里，爬向暖和和的岸。在他前面十几米的地方，有一堆救命的柴草堆，一盒半打开的火柴——这是他下水以前细心准备好的。细小的柴枝在最下面，粗一些的在上，一层层地重叠成人字形；火柴盒用一块鹅卵石压住，以防海风吹跑，精选出来的三支质量最好的火柴棍，半截露在外面——这完全是为冻僵的人准备的。此时他用双肘支撑着身躯挣扎地爬着，一寸一寸地与柴堆缩短距离。他的身后，拖着一个沉重的网包，鱼叉和鱼刀当当唧唧地撞击着地上的石蛋子；里面肥大的、肉乎乎的海参，还有贝壳上闪着七色彩光的鲍鱼，光滑似玉的大海螺。它们随着这个人每前进一步而紧张地蠕动着，并发出咕咕的吐水声。它们离开海就是死，他爬向岸就是生，显然，他战胜了它们，获得了胜利。

他是个身形魁梧的老海碰子，象棵苍劲的松树那样挺拔。但他的脑袋仿佛在滚水中烧炼过，面部的肌肉扭曲，

皮肤褶皱，给他添上了几分粗犷的气息。据说，当年他在水下，突然被一条大鱼吞进肚里。他用刀刮开鱼肚钻出水面，但两只耳朵在鱼肚里化掉了，面孔也就模糊了。可是，他在海碰子中间，这张面孔却给他增添了光彩，使他在这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享有盛名。

他能凭着一口气量潜进深深的水下，在那静静的蓝色世界里，在那刀锋箭簇般的暗礁丛中，游鱼一样钻来窜去，捕捉价值昂贵的海珍品，享受着迷人的猎获趣味。但这毕竟是凭一口气量，因为，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稍不慎，尖削的牡蛎壳会轻易地划开皮肉，漫舞的海藻会无情地缠住身躯，狭窄的礁洞会突然截住出路，还有刺骨的、湍急的暗流、冷流、底流，会把人突然在水下冻僵、冲昏，拖向老洋深处。这一切，全凭着一口气量去对付，去周旋，去撞击。因此，人们赋予干这个行当的人，有个粗野、勇猛，甚至有些文理不通的称号——海碰子。千百年来，人们这样呼着、叫着，什么意义呢？谁也不知，也许是将生命抛进浪涛里碰大运吧。

终于，他挨近了这救命的柴草堆。但他并不是迫不及待地抓那三根火柴。他是极有经验的。否则就会坏了大事。这就象一个饿枯了胃肠的人突然见到丰美的食物，必须抑制狼吞虎咽一样。他艰难地忍受着，用两肘支着地面，一点一点地收缩两条腿，一直到盘起双腿，渐渐坐稳。此时，他用哆嗦的手在干鹅卵石上反复地蹭着擦着，直到上面的水迹大部分消尽，才伸出手抓住了火柴杆。嚓——一束光亮亮送进柴草堆里，旋即漫出一缕淡淡的烟气。那突兀而生的

火舌开始是懒散地在柴草里游动了一阵，然后呼地窜起几尺高的火苗子。“啊啊！”那人从地面一跃而起，将整个身子向火堆倾去，就象一条活蹦乱跳的牙偏鱼，在火苗上反复烧烤。那火舌象无数枚炽热的钢针，穿透他的皮肤，扎进肉里，骨缝里，驱除使他激烈战栗的寒气。这种灼烫的疼痛不仅不使他感到一丁点痛苦，反而使他觉得说不出的舒适和快活。他的酱条石般的硬板板的身子变得柔软起来，黑黝黝的皮肤开始显出一块块红斑。“啊啊，烤出花来了！”他惊喜地喊道。这是海碰子的行话，就是烤到熟了。火舌渐渐地往地面回缩，他的身子也跟着伏了下去，直至把肚皮烤得火辣辣地疼（这时他才有疼的感觉），然后，再慢慢地翻过身，将四肢反支起，烤脊梁。烤痛了再翻过去，就象一个杂技演员在反复做高难动作。身上的红斑渐渐扩大，连成云状的一片片，并放出光来。他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恋恋不舍地放弃了那堆苟延残喘的炭火，随手从网兜里抓出几个大海螺扔进去，那海螺立即发出滋滋的声响，并冒出带着焦糊味道的鲜香气来。此时，潮流还没回长，他赶紧将网兜里的猎物倒在地上，并摆好再次生火的柴草，抓起那铁青色的鱼叉和鱼刀，朝奔涌的大海走去。

他在冰冷的海水里和灼烫的火烟中泡磨炙烤了五、六十年，有岩石般坚硬的骨架，牛筋般扭紧的肌肉，黑胶板一样富有弹性的皮肤，伤痕累累的身躯。浪花砸上去，立即摔碎成千百滴油珠子，不剩一丝水迹。他对于远近百里海域，水面上每一支暗流，水下每一处暗礁，他都了如指掌。

他曾是个浓眉大眼，浑身乌亮的汉子时，俊俏的闺女们也朝他瞄过眉眼。但他不屑一顾，拥抱绸缎般的浪涛已使他精疲力尽和心满意足了。后来，在漫长的碰海生涯里，曾有过一闪即灭的失悔，特别是当他偶尔看到乱石丛中伸出的一朵干枝梅，淡蓝色的海面上游着一对海鸭子时，他的心尖就异样地颤动了几下，但立刻就过去了。因为那汹涌的浪涛给了他更丰富的内容和乐趣。他是这个世界最穷和最富的人，穷得每一文钱的来源，都得使他把整个生命抛进浪涛里换取；富得一日三餐，他都大口地嚼着海参鲍鱼。他的一生都在搏击，拼杀、夺取和寻求，尤其这“寻求”二字给他腾波踏浪的一生，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迷人的魅力。他却寻求到五垅刺儿的海参（一般海参身上只有四排小肉刺儿），这是奇迹！这奇迹不仅是多出一刀菜（海参做菜时，一垅刺儿切一刀），而是给人一种美好的想象和诱惑。是啊，只要敢于寻求，五垅刺、六垅刺儿算什么！他要寻找最珍贵的，世世代代海碰子终生寻找过但始终未寻找到的东西。当他还蹒跚学步时，老一辈海碰子们讲到这个神物时，声音都颤抖着：“那是宝啊！没有福气的人是得不到它的，有错鱼守护呢！”错鱼什么样？谁也没看见，但是谁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钢刀一样的身子，一公一母交错立在那里。“厉害呀，嚓——齐刷刷把人切成两段！……”老海碰子的爷爷不安分，强求过，结果他死在浪涛里；老海碰子的父亲强求过，结果他也同样惨死在浪涛里。老海碰子没见过爷爷的尸体，但见到父亲的尸体，虽然血糊糊

的，但是完整的，并没有被错鱼切成两半。是根本没有那可怖的错鱼，还是父亲没有潜到错鱼守护的地方？老海碰子终生都在用行动揭这个迷。

山那面的海，叫半铺炕，那是个平静的海湾，即使是涌起风浪，也伤不了筋骨的。但也没有五垅刺儿的海参，更不用说那神秘的宝物了。老海碰子在那样的海里，可以横冲直撞，如走平地，但是他离开了那里。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力气和收获是等价交换的。他选择了这边的海。

这边的火石湾，才是真正的大海，刀一样直切下来的陡岸，全是坚硬的火石（因为这种橙黄色的石头受撞击就会迸出火花，所以海碰子称为火石），象一道金灿灿的屏障，贴着这陡岸直拔上去的是高高耸立着的火石山。在这刀削的陡岸中间，有一道豁口，下面有五十步长，五十步宽的小天地，铺着黄澄澄的鹅卵石。尽管这里天地狭小，但老海碰子却很满足，因为他的用武之地是豁口外的一铺万里的大海。他还满足的是背后那陡削的高山，隔开了那个烟雾萦绕、噪噪营营的世界。豁口两侧的石壁轰轰地响着，迸碎的浪花从两面齐往豁口处喷撒，透着白光，现出一闪即灭的七彩光环。老海碰子兴奋了，这才是男子汉的海，只有他才会享受这种乐趣！就是死在这里也值得！可是，他哪里知道，现在，恰恰有另一个人，也悄悄地来到火石湾，要分享他的这种乐趣：与他一样寻找那迷人的希望！这个人已经来到火石湾，他却没有发现，浸沉在自己的欢乐里……

“我会得到的！”他执着地自语，高高地扬起手臂，将系

着网兜的葫芦头扔进水里，一手攥着鱼叉，一手攥着鱼刀，一个鱼跃，扎进翻滚的浪涛里。身子便箭样地钻进黑绿色的水中。他手中的鱼叉鱼刀也朝前直竖，那闪着寒光的锋刃劈着水，一直向下沉去。这段行程只能用三分之一的气量，这是严格计算好的，因为必须保证三分之二的气量在水下工作。在这一团模糊的水层里，也会出现奇丽的景色，有时，一大群丁鱼（只有一根钉子长短的小鱼），铺天盖地而来。仿佛千万支金针银线，在黑沉沉的空间流曳，把老海碰子团团织在其中。这使他感到快活，也有些慌。因为他知道，凡是这种鱼的后面，往往会跟着一些追食的大鱼。他根据鱼的外形来叫名的。有一种鲨鱼，它的头部高高隆起，两腮很滑稽地向两旁凸出，很象古代的相公帽，这种鲨鱼似乎也象相公那样文雅礼貌，见人频频点头，然后，从左面蹭你一下，又从右面蹭你一下，好象亲昵地缠着你。其实它这是在试探人的能力，因此它蹭你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时，才猛地露出狰狞相，恶狠狠地扑来。但也有那种直率的，毫不讲客气的鲨鱼。那是一种有尖削的头颅，火箭般身形的箭鲨，一排锯齿般的尖牙闪着白粼粼的光。它的凶狠远超过山中的虎狼，它那对阴沉的小眼睛能在几里以外的水下看见人肉闪光。当它在百十米之外发现目标，便象炮弹一样射来，饥饿使它的凶猛、残忍和智力增强了数倍，它不仅在水下横冲直撞地扫荡鱼类，而且会自动地跃出水面，攻击站在船头和礁边的渔人。它那飞跃在半空中的身子灵巧地横扫一下，刀

片式的长尾将人扇进水里，然后，再去吞噬。海碰子最提防这种鲨鱼。

老海碰子潜到海底一两米处，那水色便豁然亮堂了，五彩斑斓的礁石尽收眼底。在那一片白花花的牡蛎丛中，撒满了孔雀蓝色、玫瑰色、橘红色的五角海星，象艳丽的花朵，闪着莹莹的光。这些漂亮的海星，并不是装饰海底景致，而是在残酷地吸噬牡蛎肉。一大群老态龙钟的黑鱼游过来，瞪着博士眼珠，在研究老海碰子是什么动物。然而老海碰子连看也不看这些肥美的大黑鱼，这些家伙是水层中间鱼，灵得很，鱼叉是弄不到的。但对付底鱼（贴近沙滩活动的鱼），他的鱼叉便显出神功来。多年的碰海生涯使他练就一对灼亮的神眼。只要他略一扫视，便会看出货色来。那些象一张树叶似地浮在沙地上的牙偏鱼，牛舌头鱼，石蜆子鱼（背面上长些石斑状保护色，极难辨认）和胖头鱼。它们总是紧贴在沙子上一动不动，一旦遇到不妙情况，周身花边般的鱼翅就急速扇动，一股沙烟泥雾立即翩然而起，降落在鱼背上，渐渐就盖得严严实实。但是，鱼尽管伪装得巧妙，却要露出两个叽里咕噜的眼珠子观察动静。老海碰子最会识别这种假相的。这时，一条烟叶似的大牙偏鱼飘然而至，老海碰子稳住不动，等它伏沙伪装后，准备动手擒拿，谁知这鱼夺路而逃，攀礁而上，游过了横在它头前的一排围墙般的暗礁。老海碰子惊呆了，虽然他成千上万次潜进水下，却很少看见牙偏鱼侧着扁扁的身子，扇动着周身花翅，飞快地升到礁石的顶端，象一片

金叶在湛蓝的空间翩然而下，顺着礁背面的斜坡逃遁了。老海碰子垂着鱼叉，眯着友善的目光，欣赏着那条扁鱼的精彩表演。他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充实，虽然在冰冷的水下，他的心胸却炽热地燃烧起来。这种燃烧常常使他有些神经质。有时，一块奇形的石子儿，一碰玲珑的暗礁，一片磨亮的贝壳，都使他精神振奋，也许这就是一个海碰子寻求美好愿望的激情。

他沿着狭窄的礁缝急速地游动，一个长长的大海参躺在那里，酱褐色的身子缀满了一行行小肉刺儿，刺儿尖泛着淡白色，象密密麻麻的花点，远远看去那样迷人。海参最熊，不会跑也不会蹦，只有老实地束手就擒。但它对付鱼类，有一套本领，当鱼张口扑向它时，它便来一个特殊反应，唰地将肚里的肠子喷出去。那鱼一口衔住，以为猎物到手，立即摇摆而去。海参这时早借着喷吐肠子的反作用，退出半尺远，保全了性命。但在人的面前，这一切伎俩就等于零了。老海碰子在一道礁缝里就捕捉了五个大海参，装进腰间的小网兜里，双脚照地猛地一蹬，身子嗖地升起，等脑袋窜出水面，已是气力殆尽。他大声地呼吸了一阵，便又扎进水下。腰间的网兜装满了海参，他便浮出水面，踩着水，寻找漂浮的葫芦头，然后将海参转装进葫芦头上挂的大网兜里。渐渐地，他喘气的声音和活动的姿势不那么从容了，在水下呆的时间越来越短，升浮的速度越来越快，嘴巴露出水面的喘气声越来越大。但他还是继续拼命地扎着猛子，不断地寻找猎物，一个劲地呼吸。

憋气、扎猛、升起，机械地重复这一系列动作。

终于，他感到冰冷的水泡透了他的皮肤，进而渗进肉里、骨头里。他开始慢慢地失去了活力，变得麻木了，眼球里的火花也逐渐熄灭。水、礁石、海参和鱼全融成模糊的一团，他这才推着被网包压得半沉下去的葫芦头，艰难地朝岸边游去。再度去烤火，再度去补充热量，再度去积蓄力气，再度摸着鱼叉鱼刀，把自己抛在冰冷的海涛里。

在一个潮流不到半天的时间里，海碰子一般是下三次水。就是说他们的肉体在灼烫的火苗里加热半个小时，然后在冰冷的海水里冷却半个小时，这种加热和冷却要反复六次。当老海碰子最后一次游向岸去，才发现豁口处多了一个小黑点。那小黑点渐渐变大，终于，他看清了，是一个小海碰子。

那小海碰子虽然块头小，却很神气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审视着老海碰子出水、上岸、点火和烤身的每一个动作，俨然是个小监考官。老海碰子有些不快，他不愿意在这个最狼狈的情况下被别人这样注目，而且还是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于是他尽力控制着全身的颤抖，故意装做不在乎，虽然烤火时照样翻来覆去地做着滑稽动作，但决不叫出声来，在小辈人面前呻吟，可真不象话了。当他在激烈的炙烤下恢复正常功能时，便把目光朝小海碰子那边瞥过去。小家伙看样子不到二十岁，还是孩子，他在海碰子队伍中还没有见过这么个幼嫩的小东西。那翘起的鼻头和

红嘟嘟的小嘴，勾勒出一条温柔的曲线，脸蛋上还毛茸茸的，象一个注满汁水的小香瓜。但脖子下面那套衣服却使老海碰子生出火气，小挽领，紧贴身，显得挺括利索。海碰子穿那种摆浪的衣服，逛海吗？就这身衣服也不合格！当海碰子应穿那种厚、肥、大、结实、保暖的衣服，白天烤火能遮风兜热；晚上睡觉能当被做褥。然而小海碰子根本没理会他的怒气，竟然仔细地将全身衣服脱下叠好。按规矩，应该过来拜上两句，用海碰子话说“借借风”。但小海碰子毫不理会，就地摆开架势，立了门户。老海碰子有一种被冷落之感，不禁怒气横生：太放肆了！方圆百里的海碰子，还没见过这个样的！不过看到赤身裸体的小海碰子时，他倒几乎要笑了。这麦面捏似的身子也能下海？没有棱角的骨架在圆润的嫩肉里包裹着，小肚皮溜光溜滑的，纤细的小脚被沙窝里的冷水泡了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粉红色。这样的小脚能蹬水？他撇了一下嘴，心想：差远啦！肚皮上的汗毛还没烧光呢！他的气消了大半。浪有些大了，豁口处不时地迸散着七彩光环的浪花，小海碰子有些惊奇，不时地张大嘴，露出一口小白牙，更显出嫩相来。看着这个柔嫩的小东西，老海碰子不由得想起那有力的蟹钳，锋利的鱼牙，尖削的牡蛎壳和那狭窄的暗礁缝。

“会弄碎的！”老海碰子揉搓着浑身烤出盐末末的皮肤，竟在心下为这个不顺眼的小东西叹息了。

小海碰子也许看出了老海碰子的神情，便故意晃着身子走过来，显示其老练。还盯着地上的一堆海参，说道：“货